



美是人間不死的光芒



環境衛生研究所博士 商育滿

• 美

美國詩人小說家賽爾妲·費茲傑羅的名句：「我不要只是活著，我要愛著，並藉此活著」（I don't want to live. I want to love first, and live incidentally - Zelda Fitzgerald）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只是克難的生存著，而非活著，即便是活著也不見得有美感的活著。我內心推崇嚮往的美，並非只是物質的虛華艷麗，更多是心靈的平衡自在。如佛家講的「般若」，因領悟真理而產生的愉悅感動，此絕非出家人或讀書人獨得獨享；

如南懷瑾先生曾講述：即便是幹粗活的板模工人放磚抹牆，那一磚一抹特別穩當平衡所帶來的自我滿足，便是美的一種生活體現。因此「美」這件事，是鼓勵共同追求的，也是該被信奉尊重的。

• 美麗的外表是內在智慧的延伸

美麗的外表是內在智慧的延伸。人都必須打扮梳理，並非花枝招展或穿金戴銀，而是基本的整潔之外，還要有一種美感的呈現，是對所處環境的一種尊重與共榮，衣裳配件而言，從材質到款式，從顏色到風格，都必須有一種協調的美感，這便是雅。除了穿著，更多時候是行為上的美感，從舉手投足，說話語調音量，臉部表情，到人際應對，都必須具有一種和諧的舒適感，這才稱為雅緻。這份雅緻，是所謂賞心悅目的風景。然而成就這份雅緻的風景是要付出代價的，要花點時間，金錢，花最多的是心思和甘願。常在推門進公廁時見到相當不美的畫面，嚇得掩鼻而逃。我所處的大樓，每一位都是穿著整齊，打扮入時且氣質優雅的淑女，當她們不慎留下紅的、黃的、黑的圖騰在便盆四周而未順手清理，想必是不願影響了自身的美麗心情，或者怕玷污了潔淨的手指與美麗的衣裳。倘若自己產出的各式「彩繪」破壞了環境應有的潔淨之美，卻容許它的存在而置之不理，他人見著只能作嘔，怎還有美。

除非當事者深覺作品太美而必須保存，那麼創作者應會珍惜且駐足欣賞讚嘆，是吧，實則不然，偶爾「有幸」遇見本人的，都是低頭快步閃人，更多是無人署名的「遺作」而令人嫌惡，豈能有美。

近年媒體與大眾對名人是否整容美化，如同犯罪一般的監視，甚至嘲弄到誇張的程度，令人不感苟同。民主社會鼓吹做自己生命的主宰，當然包含做自己身體的主宰，包含透過任何一種方式進行美化。有人用學識與智慧，有人用行善與笑容，有人用化妝與衣裳，這好像都可以被接受，那麼為何整容就該是一種罪惡？若他本人覺得很好，那麼外人能有什麼意見，又該有什麼意見？

常聽到一種論調：整容因為會動刀，

有風險，是一種罪，但若個人願意承擔，那麼旁人實在不必太執著，況且若真有罪，植牙與補兔唇等手術是否亦該被討論，因為這些都屬於非「自然態」，除了修補生理層面的「功能」之外，也偷渡了心理層面的考量。另一種論調：有「觀眾」覺得被「欺騙」，那麼任何一種裝扮或改變都應該被同等批判，然而追求美麗賞心悅目，不該被批判。還有一種論調是：整形失敗，變得更醜或變形，於是導向了醫學科技的技術問題。

所以結論是醫學科技不夠進步？若是所有的修整都不必動刀動槍，割來縫去的，只要抹一種產品，或進入一個照射艙便可快速完成，便可隨心所欲的達到所有效果，那就不必背負這樣的罪過了？很妙的是，



當每個人都超級無敵的美貌，且很「自然的產生」，那麼外表反而不再是第一重要了，是吧。如此的國度，我們重視與珍惜的，將會神奇的進化成內在的契合與本質的美好與否，是種更深層次的生命之美了。



-
- 苦難中的美

辦公室就在大醫院的急診室附近，有機會看到許多的貧窮，愁苦，傷痛，對照著更多的富麗，奢華，享樂。面對任何的奢華享樂，大多時候我們都可以輕鬆轉身，心想反正那些不屬於我，沒有那些物質的我，現在也過得很好。可是面對悲傷哀痛，我們就很難立即抽身，總會心頭震動或抽皺面容，想著自己能做些什麼，或者自己何其幸運不必受此苦難，又或者想起自己也曾經或者正經歷著這些難關…總之，想得多一些，難過多一些，體會多一些。

聰明能幹的母親善與人爭，爭取，爭執，爭奪，爭論，無論爭什麼或者與什麼人爭，這輩子她幾乎沒輸過，但是晚年洗腎又失智，身體孱弱。幾年前我們一同在

外上公廁，她從隔壁間傳來欣羨：好羨慕妳可以尿得這麼大聲，像石門水庫洩洪一樣，我調皮的回：幹嘛羨慕，妳也可以呀！她說：早就不行了，現在都無法正常排尿了，我只能勉強擠出幾滴，如果可以像妳這樣的解放，不知該有多好。我驚覺，原來如今她能爭的美，竟然只是正常人覺得害羞的大聲尿尿。

有位學術地位極高與教育經歷極豐的長輩，桃李滿天下，常常談笑風生，妙語如珠，晚輩追隨者眾，奉承之人環伺，他自然常常開示一些人生的智慧之語令人讚嘆。去年輾轉得知他罹癌，覺得自己落魄不願見人，但上週竟約一向調皮搗蛋，卻又深得他喜愛的我在診間門口。他已經滄桑虛弱到癌末病人常見狀態，自信與自若也已完全消逝。他拉著忐忑猶豫的我一起進去見醫師，過程中他在意的，無限關切的是他的大便狀態。出了診間，又花了二十分鐘跟我討論大便的細節和失禁的處理。我驚覺，如今他擅長談論的，是我們以為理所當然成形的大便之美。

救護車疾駛而過，由於非常頻繁，剛開始到此辦公時心緒每每隨著鳴笛呼嘯飄去，心想又有人傷亡了，同時猜想著病症是否嚴重，是否救得活，醫護人員一定像風火輪般的飛奔……想自己都不安了起來。不知何時起，救護車的笛聲都被消音了，

好久都沒聽過了。今日特地仔細聆聽馬路上傳來的各種聲響，一小時內就有 4 次的救護車呼嘯而過，原來這個頻繁的警示，已經被我麻木的大腦當成背景聲音，壓到後面的圖層蓋住了。我檢視自己不知覺的改變，是否因為見多了，就不足為奇，就麻木了；是否因為無法救贖所有的人，就選擇視而不見。是否因為因果各負，不干我事，就無需關懷；最重要的是，他們是否會因為我的關懷而變得更好？或甚至亂了世界該有的行進韻律？這些來回的自我爭辯使心中失去了平衡與自在的美。

• 隨遇而安最美

夏日的豔陽曬得人發昏，在台北市徐州路的人行道上，手中的洋傘其實杯水車薪，滿頭大汗的走著，映入眼簾的是行政院圍牆內的黑色鐵拒馬，以及它滿佈的尖銳鐵刺，這些都是幾次遭「突襲」之後的防範。原本的徐州路是台北市少見的美街，二旁有香楓與樟樹，因為包含在台大醫學院校區內，道路寬敞，交通卻不繁忙，商店極少之外，人行道的路幅又給得很大方，非常適合散步遊走。當時對這些紛擾的出現有些苦惱，每天走過見到那些塗得炭黑的拒馬，破壞了原有的和諧與安靜，突兀的鐵網也破壞了街道該有的中立。深深期待這些高聳的干擾能被移除，欣喜的是，近日見到在排列整齊的尖銳鋒利上，綻開

更豐潤的生命盎然。藤蔓溫柔而堅定的纏繞著鐵絲與拒馬，因為每一個尖刺都工整的陣列著，所以葉片也就一左一右規矩而端正的生長，每一條藤蔓都自然的挺向陽光，成了一幅美妙的畫面。體悟到藉由挑戰試煉，更顯生命的韌性與珍貴，至終，這些荊棘都成了背景與陪襯，結構出最動人的畫面，如詩人徐志摩所言：『美，是人間不死的光芒』。



宏觀而言，學會轉念用正面態度看待困境，是一帖變美的良方；誠心尊重與欣賞異己，世界於是有了平衡的美，恰如徐州路旁盛開的花草，單純的容顏下有最動人的美麗本質。微觀而言，快樂健康是上乘的美，榮耀財富像一頂皇冠，只能撐場面和展現權勢，皇冠下那份美麗的心情才是努力追求的，即便是戴著草帽或斗笠，若透過利己利他的胸懷綻放真誠開心的笑容，那便是無比的美。